

母亲的枕边书

母亲看书,对我来说,是一件常能给我惊喜的事情。

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,有一天傍晚放学时,拿回家一本《故事会》,书看到一半,小伙伴叫我去玩。等我回到家时,看到小饭桌才收拾了一半儿,碗筷都堆在水池里,身上还扎着围裙的母亲,竟然趴在桌前,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本《故事会》,连我回来都没有察觉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抬起头来,指着刚看完的一篇悬疑故事问:“你说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究竟谁是杀人凶手?”那个故事每期只连载一部分,我也不知道答案。从此,跟着母亲一起猜测故事的结局,成了那段时间我们之间最有趣的互动。

在这件事之前,母亲在我的印象当中,除了偶然看看我的课本,似乎从没有碰过别的书,她总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,种田、做家务,琐碎的事情一大堆。后来,我又把从同学家借来的故事书,往家里带过几次,母亲每次都看得很认真,我这才知道她当年上学时最喜欢语文课,作文也曾经写得非常好,还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呢。因为家里穷,母亲没能读完小学就离开了校园,这也成了她终生的遗憾。

我在心里为母亲感到难过,于

是悄悄省下她给我的零花钱,又让父亲资助了一些,专门订了全年的《故事会》。母亲开心极了,她把每一期看过的《故事会》,都整齐地摆在枕头边,晚上睡觉前拿出来翻一翻,也成了她在劳累之余的一种精神调剂。

此后,我到外地去上中学、高中,渐渐忽略了母亲的枕边书。前些天,我回家时,帮着母亲晾晒被褥,看到她的枕头边,放着好几本书,我翻开来,第一本是家庭菜谱,其中有不少页都被折了起来,书页中都散发着酱油醋等调料的味道。我打开其中一页,看到上面写着“糖醋里脊”,这不是我家女儿最爱吃的一道菜吗?每次带女儿回来,母亲就喜欢下厨做这道菜,女儿也总是吃得津津有味。再翻下一页,是清蒸整鸡,这是妹妹最爱吃的一道菜!这本被妈妈“置顶”的枕边书,每一页都是母亲对家人满满的爱。

在这本菜谱书的下面,是一本《山水画入门》书。三个月前,母亲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山水画课程,如今每周都会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学画画,原本以为她没有绘画基础,学习热情维持不了多久,没想到母亲学起来还挺认真,除了上课听

老师讲,还坚持在家里自学,每天都要坐下来画上一两个小时,看到为我们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能坚持自己的一项爱好,我们为她开心!

在这本绘画入门书下是蔡澜的《老了依然可以谈谈未来》。蔡澜的书,我平时也喜欢读,没想到母亲也买了他的书。喜欢蔡澜的文字,因为他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是积极、乐观的,他人老心不老,旅游、主持、写书,似乎永远都那么有活力。老了也依然可以谈谈未来,这是一种闲情,一种境界。我拿起这本书,笑着对母亲说:“这本枕边书不错啊,改天借给我也看看。”母亲呵呵笑着:“你们看书是学习,我这都是闲看。”

从当年的《故事会》到如今的菜谱、美术及散文集,母亲的枕边书随着时光不断变化,陪伴母亲从黑发到白发。年轻时,母亲看书是一种劳累之余的消遣,如今生活好了,书成了母亲的精神伴侣,丰富了她的晚年生活。过几天,母亲就要过生日了,我悄悄在网上为她选购了几本书。我想,母亲会喜欢这份独特的礼物。对我来说,有个爱读书的母亲,家里多了书香氛围,也是一种幸运。

张军霞

父亲的“野心”

我一直觉得,父亲是有“野心”的。

父亲读小学四年级时,就被爷爷领回去要给生产队放羊。看着执拗的爷爷,父亲一句话没说,而是偷偷地跑到校长那儿求情,后来书到底是读上了。高中毕业的爷爷,照样还是回家务农,不过当时已经开始土地承包了。

父亲种了几年的庄稼,在村里人异样的目光中,承包了荒山种起了绿茶。不到几年,父亲的茶场渐成规模,日子也越来越殷实。我刚上学时,父亲常常到县城给我买课外书,一本得几块钱,在当时可以称几斤肉了。父亲却非常舍得,一买就是一套。村里人说父亲不务正业,父亲告诉我书中有乾坤,莫在乎别人的眼光。就这样,我小学还未毕业,就啃了一本厚厚的书,四大名著更是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了。

初中毕业后,我因偏科没考上重点高中。是继续读书还是出去务工,我面临着两难选择。因为村里不少人到南方打工,听说非常来钱。父亲说服母亲后,坚持要送我去读师范。当时的委培费加学费是七千多元,父亲硬是足足凑了一个多月,连准备过年的肥猪也卖了,才凑足了这笔“巨款”。“学费我交了,你不要有负担,但生活费得靠你自己了。”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后,留了这句话就赶回去。师范三年,我做了两份家教,还到学校食堂勤工俭学,除了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交的学费,我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。

每年寒暑假,父亲都要带着我们全家人出去旅行。每次出去开销自然不小,有人说父亲爱出风头,一个农民出去旅什么游,父亲只是笑笑。那些年,我们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,看得多走得远,视野也就格外开阔。我经常跟伙伴讲外面的世界外地的风土人情,他们都羡慕我有个好父亲。

师范毕业后,我当起了乡村教师,而父亲不仅经营着茶园,还承包大片荒山种经济林了。我利用业余时间忙着充电,先后拿到了大专和本科文凭,然后通过考试,成了一名公务员。而父亲的“野心”越来越大,他办起了农产品加工厂,带着老乡们一起奔小康。

现在,已是不惑之年的我,依然充满活力,我又忙着考在职研究生了。尽管有些困难,但我会坚持的,因为我常常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,“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,梦想一定要有”。赵自力

失独老人的“私心”

翟老师的儿子突发疾病离世,老年失独,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种伤痛放谁身上也是难以承受的打击。翟老师三个月没出家门,拒绝了所有登门看望的亲朋。三个月后,翟老师主动给我打电话,让我陪她去发廊拾掇一下头发。我俩见面时,翟老师吓了我一跳,人消瘦了很多,头发全白了,人看上去老了十岁。我握着她的手,眼泪扑簌而下,翟老师反而劝我:“没事了,这段时间我也想开了,我要好好生活,活出质量来,这样儿子才能放心。”

翟老师让发型师给她烫了头发,还染了个色,又让我陪她去商场买了一身衣服,人靠衣裳马靠鞍,翟老师一捋飧,人精神了不少。我请翟老师喝下午茶,与她谈起了韩老师。韩老师几年前回山区老家居住,一边享受田园生活,一边义务辅导留守儿童作业,生活得充实又有意义。我建议翟老师也到农村买个小院或租个旧宅,换个环境,安度晚年。翟老师说,韩老师的生活状态

她很羡慕,她和丈夫老孙决定效仿,趁身体尚可,为社会发挥点余热,不过不是去山区关爱留守儿童,而是留在城市,当志愿者,去养老院当义工。她已经计划好了,她教养老院的老人唱歌跳舞,老孙教老人们下围棋、打乒乓球。翟老师年轻时就能歌善舞,退休后一直活跃在广场舞蹈队伍里,经常代表社区参加比赛,老孙乒乓球打得非常好,围棋也非常精湛。带着特长和爱好走进养老院,与老人们互动玩耍,既散了心又陪伴了他人,这个提议值得点赞。

五年过去了,翟老师夫妇一直在养老院当义工,全市大大小小的养老院都留下了他俩的身影,翟老师夫妇每到一家养老院还会为老人们带去零食和书籍,深受老人们喜欢和爱戴。时间久了,翟老师熟知市里每一家养老院的情况,她自称是本市行走的养老院地图。

上周和翟老师见面聊起来,翟老师说,走出去才知道,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书,都不容易,她打算将

养老院老人的故事写成文字,号召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。

翟老师一直有个作家梦,没想到人到老年,这个梦想还付诸行动了。翟老师说:“到了这个年龄,作家不作家的不重要了,自己就想尽自己所能为老人们做点实事。”

我称赞翟老师有大格局,有正能量。翟老师说:“其实我做这些,也是有私心的,我和老孙去养老院做义工,实地了解每一家养老院的情况,将来我们老了需要别人照顾了,就可以选择心仪的养老院居住,因提前熟悉了便没有陌生感,很快就能适应养老院的生活。号召越来越多的人关爱老年人,其实也是关爱我们自己,再说,我和老孙现在多做义工,积攒好人缘,将来需要被社会照顾了,别人也会尽力照顾我们的。”

翟老师说自己“私心”真不少。当“私心”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,这个“私心”也散发人性的温度和光芒。

李秀芹